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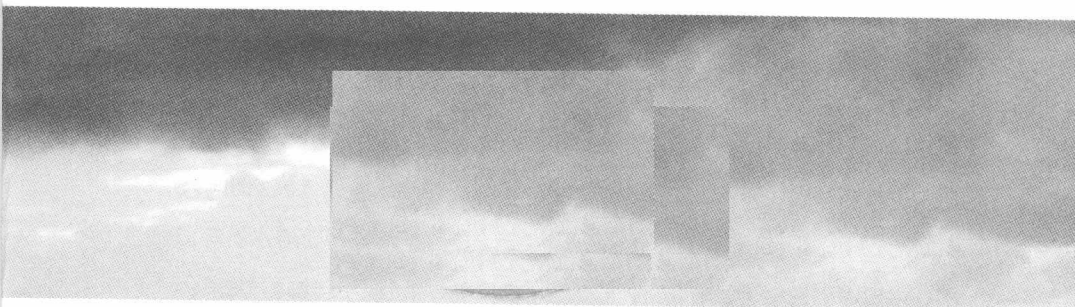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要写的原本是一部轻松的小说，但最终呈现的却依旧是沉重的悲伤。那是人所不能避免的，某种宿命。暧昧而凄婉的，读后会伤心，却是不会落泪的那种伤心。

| 赵玫 著

八月末

At The End Of August

作家出版社



赵玫 著

八月末

At The End Of August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八月末/赵玫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0.3

ISBN 978-7-5063-5231-4

I. ①八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7804 号

八 月 末

作 者: 赵 玫

责任编辑: 汉 睿 朱 燕

装帧设计: 任凌云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三河市明辉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8×214

字数: 180 千

印张: 9

版次: 2010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5231-4

定价: 2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语言与故事同等重要（序）

赵 玫

《八月末》首先是大海的故事。海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部分。因为海，各色人等才可能汇聚海边，献演他们爱恨情仇的生死篇章。

《八月末》还是一个关于季节的故事。虽然只截取海边的夏季，但四季流转中，还是泄露了人们世事难料的命运。

《八月末》又是一个关于艺术的故事。无论电影、绘画还是舞蹈，以及操持这些技艺的艺术家们，都将在这里撞击出疼痛而惨烈的火花。那是一种闭上眼睛就能看到的蓝色幽光，是扭曲并璀璨的一种生命的景象。

当然《八月末》也是爱的故事。只是无论怎样的爱都太坎坷，也太艰辛。所有的人都都在冒险，也都在追逐，却又始终不能摆脱那种即将被淹没的恐惧。

所以《八月末》也是一个毁灭的故事。一些人死去，一些人在悔恨自责中煎熬。各种各样毁灭的方式，自毁，或置他人于死地。总之，血淋淋的，那是理性的凋零。于是《八月末》可能又是一个犯罪的故事，只是犯罪者大都因为心在滴血。

小说源于现实，又游离现实。主题是模糊的，也许又是多义的。人物

的边缘化，导致了人物关系的斑驳陆离。他们追逐着唯美，却破碎着激情；他们期冀着温暖，又无端地残酷。如此若即若离的感觉，风流云散的凄惶，就仿佛踏上了一条不归路。

其实要写的原本是一部轻松的小说，但最终呈现的却依旧是沉重的悲伤。那是人所不能避免的某种宿命。暧昧而凄婉的，读后会伤心，却是不会落泪的那种伤心。

希望小说里能有诗一般的语言和意象，于是在描述中尝试着，让语言与故事同等重要。

目 录

contents

1. 那时的爱情也是碧蓝的 / 1
2. 远离荒漠一般的繁华 / 11
3. 走进来就闻到了咖啡的香 / 27
4. 黄昏的时候女儿坐在沙滩上 / 40
5. 那时候他们不知廉耻 / 54
6. 午夜中滋生的放荡 / 67
7. 她把《第二性》读了很多遍 / 79
8. 那些往事就像糟粕 / 92
9. 每天都如同行走在刀锋上 / 103
10. 她靠在那里死去的样子很感人 / 118

11. 被噩梦扭曲的瞬间 / 131
12. 弥漫在空气中的紧张和哀伤 / 151
13. 各自孤独地灭亡了 / 164
14. 油画上的裸体是谁 / 174
15. 伊的恋爱的往昔 / 189
16. 直到落叶开始飘零的深秋 / 199
17. 就那样发生了，那场杀戮 / 215
18. 每个人都像嫌疑犯 / 224
19. 太阳穿透清晨的迷雾 / 241
20. 电影就是他的墓碑 / 258

1. 那时的爱情也是碧蓝的

伊终于可以不受干扰了。在深秋的海岸，远远地，地平线消失在翻滚的阴云下。仿佛暗灰色的斑翳。模模糊糊的，那迷蒙的混沌。

伊裹着白色丝巾。在沙滩上飘荡。难以抵御的太平洋上的海风。她终于孤单了。那是她梦寐以求的。再没有左邻右舍的喧哗，楼上楼下的响动。或许也没有了，可以窥见的他人的隐秘。静寂。在海浪中，只剩下一种景象了。那千篇一律的不舍昼夜的撞击。永远不变的浪涌。伊还是看到了远方的灯塔。在昏暗的光里。仿佛有歌声飘起。在海面上。那么遥远。再普通不过的灯塔了，却曾承载梦想。

伊，她从来不曾真的经历过凶杀案，更没有想过会发生在她身边。被杀的人和杀人的人她都认识。这案件就像秋季的阴雨一般，始终环绕在她的脑海中。只要闭上眼睛她就能看到，那个满身是血渍的姑娘。就站在伊的窗外。雨淋在她的身上。衣服紧贴在肌肤上。那血迹于是淡泊了下来，向下淌着，那夹带着血的雨滴。她就站在伊的窗外。仿佛在乞求着什么。但伊却什么也听不到。她只记住了，那一刻窗外雨中的那张扭曲而惊恐万状的脸。

伊一直觉得此生最大的遗憾，就是当她功成名就的时候却已年华老去。不，不单单是年华老去，而是几近于行将就木的时刻，她才拥有了这座海边的房子。这里远离城市中心，每天能看到大海波澜。在海边有这样一处房舍，是伊过去不敢想的。现在却踏踏实实地住进了“海岸家园”，从此每天凭栏远眺。

为了每日在沙滩上漫步，伊为自己定制了各种飘逸的服装。尤其那些能与海的不同色彩相搭配的丝巾，就更像是一道道彩虹，斑斓地排列在伊的衣橱中。

是的，搬来海边的时候伊就想到了，这里的寂寞。她还不知道只要搬来这里，就意味着她将一年四季在此长住。她不像“海岸家园”的其他住户，只把这里当做夏天的房子。或者那些开车的人们，每天不辞劳苦地往返于城市和海边。

伊赤着脚走在沙滩上。白色丝巾被海风拖起一道白色的飘曳。想着几个月前这里的熙熙攘攘。尤其周末的时候人们蜂拥而至，让海滩变得嘈杂肮脏，甚而密不透风。那时候她真的很厌烦，以为这个喧嚣的夏季不属于她。现在好了，海边一片萧瑟荒凉，有时候甚至一天也看不到一个人。伊反而有点怀念那炎热的纷扰了，尤其当左邻右舍的房子里，再不会亮起午夜灯光。

黄昏的风和黄昏的海浪。伊急急忙忙从厨房走出来。厨房的这扇门通向临海的阳台，而阳台下的木栈道则直接伸向大海。这就是“海岸家园”的诱人之处，尤其沿海岸建造的这些房子，就像是建在海面上的宫殿。

伊合上了那本书。眼前晃动的只有疑惑。一个如此智慧的女人，何以为一个男人而失去了几乎全部的自我？那么就不是什么女权主义者了，起

码不再是彻底的女权主义斗士。

伊突然想读一两页书，就顺手从书架上拿到了这一本。她不记得这本书是什么时候买的，更无从想象自己为什么要把一本莫测高深的书带回家。

伊读书是因为她已经对书一无所知。或者她并不是为了读书，只是为了等待书中的一个什么人。她知道她等的那个人并不是她的情人。她怎么可以用情人来形容他呢？不，她和她正在等的那个人素不相识。他只是他得以存在的一个载体。已经很多的夜晚，她等不到他。她想，为什么要称女人水性杨花？在爱情上无拘无束、瞬息万变的明明是男人。

或者，她读书是因为她觉得她对书是有责任的。她不想从书中看到什么，或者她只想做出读书的姿势来。她对读到的文字一无所知。不过她只能做到这些了。她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。几十年她确实读了很多书。在那些崇尚阅读和鄙薄阅读的年代里。而她能够记下并铭刻于心的却不过几十行，所以读书对于她很可能只是一种姿势。

伊的脑子里晃来晃去的，更多的是那些电影的影像。而那些影像又是由她的文字构成的，这就是她得以安身立命的工作。她的笔下不仅有影像，还有无限斑驳的色彩。然后是场景的描述，很短的句子，以及，简洁的对话。这就是伊很多年来所做的，在尽量保持独立性的同时，为那些电影制作人服务。

一个凶杀案。却要承载淋漓尽致的人性，这要求太高了吧？在短短的九十分钟内说教？这个案件中将没有坏人。有的只是冷酷的法律和温暖的道德感。人性在爱情中悄然变异，抑或最终丧失殆尽。电影的名字，《八月末》。有限制性的，一个发生在海边的故事。与伊合作的那位年轻导演，

已经在国际上拿到过诸多奖项。

伊还记得他第一次走进她家。那个晚上，伊留他住在了楼下的客房。整个晚上他都在吸烟。只说了，故事只能发生在八月末。

为什么非要是八月末？

但是伊最终什么也没说。她更关心的或者是导演略显苍白的脸。晦暗的肤色让人觉得健康正弃他而去。他的沉默，不知道是意味了深沉，还是在掩饰他的肤浅。伊没有对他的吸烟横加指责。因为她觉得自己心中早就没有了仁慈。他对他的生命状态不必负责，她当然也就无须充当那个饶舌的角色了。是的，任凭他。伊只是想到，她或许能够以她的文字，帮助导演实现他关于人性的架构。于是伊想起了托马斯·曼的小说。在那里托马斯·曼告诉人们，无论今日，还是过去，通向邪恶与毁灭的道路，总是敞开着。

多么可怕。残酷的曼。后来维斯康蒂以曼的《威尼斯之死》改编的电影，竟然也充满了这种近似于真理般的柔软而邪恶的毁灭。只是电影中将诗人改作了作曲家，或者是因为维斯康蒂太热衷于马勒的《第五交响曲》了。维斯康蒂将那望年的断臂之恋演绎得如此透彻凄美，又充满了理性。那种柏拉图式的暧昧，那种混合着导演、父亲和情人的温柔目光。维斯康蒂将曼的小说拍成电影永恒地保留了下来，电影的名字，《魂断威尼斯》。

不，伊并不是要和导演说这些。她只是顺便想到了托马斯·曼和维斯康蒂。

清晨起来，伊做好早餐。很明媚的海边的早晨，也是伊不想错过的。自从搬来海边后，伊就改变了晚睡晚起的坏习惯。从清晨开始，海面上鸣叫的种种水鸟，掀动起水花的飞翔的翅膀，背后山林中升起的点点炊烟，

就已经成为伊生活中的一部分了。

清晨起来，伊做好早餐。有点迟疑地去敲客房的门。没有应答。伊转向窗外，导演的汽车还在，说明他并没有离开，于是伊回到厨房。

伊坐在厨房靠窗的小桌旁。这里也能看到大海。还能看到远远近近的礁石。粗粝的礁石不知道划破过多少人的肌肤。海浪涌上来，在礁石上撞击出白色的水花。然后飞散，等候着下一个浪潮的到来。湿的礁石，变成黑色。一种冷酷的凛然。

伊痴迷于海浪与礁石的疯狂碰撞。她觉得这是她最惬意的时刻。在大自然中体味到这种近乎杀戮的景象。说到底这是力量的角逐，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中。

伊这样看着，窗外的海。那是她永远看不够的景象。面包机发出的气味和咖啡壶里的浓香，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伊的早晨。早晨总是和早餐连在一起的。而早餐就一定要咖啡和面包的味道。这样的早餐尽管千篇一律，但伊却从来没有厌烦过。然而突然地，脖颈后面的呼吸声。他竟然已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伊的身后。伊猛地站起。显然被吓坏了。而导演却谐谑地说，或者这就是《八月末》。

一个站在伊身后的潮湿的男人。裸露的身体散发出海的味道。他看着伊，好像某种歉疚，说，太冷了。浪很高。

伊却说，你吓了我一跳。都忘记了，还有你。

伊显然是说了谎话。她刚刚还在敲客房的门。伊的脸有些微的红晕。转身从卫生间拿出浴巾，假装轻描淡写地递给那个年轻人。伊说去洗个澡然后一道早餐，伊说对我来说，一天中最重要的就是早餐了。特别是当你能面对着窗外大海的早晨。

导演有点恍惚地坐在伊对面。这个早晨，他突然不会侃侃而谈了，而只是盯着眼前的这个女人。他说，在海边，性别变得不堪一击。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几乎全裸的人。无论男人还是女人。三点式，或者三角的游泳裤。这样的景观一定已经锤炼了您的神经？

清者自清。伊将咖啡倒进导演的杯中。说她确乎已经千锤百炼。又说任何像她这般年龄的女人，如果还不能做到坐怀不乱，岂不枉度了漫漫光阴？

他们喝咖啡。涂满黄油的面包片。早餐所独有的味道在房子里弥散。然后伊说，八月的时候，海风又腥又臭。被卷上来的那些浮游生物，一离开海水就立刻融化为死亡的气息。

导演站起来，转了一圈又坐下。只能发生在八月。那个又脏又臭，海滩上人满为患的季节。时间，我决不妥协。

这就是伊的职业。有时候要听命于人。如果导演过于自负，伊便会毫不犹豫地退出。八月意味了什么？恶浊的海风和恶浊的臭汗。还有人们嘴里呼出的，那更加恶臭的气息。所以伊搬来这里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就为了躲避那个恶臭的人群。

伊这座美丽的房子。两层楼加上尖顶的阁楼。房前一个别致的小花园，伊不喜欢，被物业弄得太匠气了。阳台朝向大海。每家的阳台下都有通向大海的木栈道。小区建在一片山石之上。郁郁葱葱的松树林是原先就有的。于是某个季节会被松节油的味道所环绕。还有落在林中的松果。

这是伊毕生梦想的居处。她从没拥有过这样的房子。她觉得这房子只能在小说或电影中看到。但是想不到，伊自己竟然就拥有了这样的居处。于是，有时候屈从于那些刚愎自用的导演或发行人，因为这海边的房

子，也就不枉了。

那是伊永远也参不透的景象。那个年轻的女人，她的脚，被栈道上的木刺扎伤。一定很疼，一个趔趄，她便从栈道跌倒在沙滩上。

伊便是在栈道上认识左邻右舍的。左邻居住在一座很大的房子里。三层楼加上顶层的阁楼。看到那房子，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狄更斯的小说，或者勃朗特姐妹的《简·爱》或《呼啸山庄》。那座英国有着无数房间的罗切斯特庄园。在那里可以接纳无数上流社会的王孙公爵，也可以让低微而自尊的简·爱俘获罗切斯特的爱情。今天在伊所生活的年代，罗切斯特庄园已经变成了现实。伊没有走进过左邻的房子，却知道那是小区中最大的房子。伊猜想那个房子里至少有10个卧室，但经常出入其中的似乎只有一个男人。

那天他们刚好同时从各自的房子里走出来，走在栈道上。他们相互看到，彼此友善地点点头，就算打过招呼，相互认识了。那天跟在男人身后的，就是这个裹着猩红色浴衣的妖娆女人。伊看到了猩红下面的那两条细长的腿。伊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安徒生的美人鱼。是的，伊立刻想到了丹麦的那个很丑也很晦暗的童话作家——安徒生。尖尖的鼻子，尖到弯曲，像鹰一样的。伊觉得总是这样联想这样触类旁通，其实并不是好习惯。而喜欢掉书袋的毛病，是伊最最不能忍受的。但是书读得多了，有时候就会成为不让人喜欢的人，甚至让人讨厌的人。但是这双猩红下的细长的美腿，就是让人联想到了安徒生的美人鱼。伊不知这双人的腿回到鱼的尾巴后会是怎样的景象。伊所以这样想，伊后来回忆，就是因为那双腿走在陆地上的样子显得很艰难。仿佛针扎一般的，或者行走在刀锋上。

是的，这样，就算是认识了左邻。那个脸上线条已变得很混沌的大腹

便便的男人。他开一辆很筋道的银灰色宝马车。那冷冰冰的财富。伊一看就知道她和这类邻居不搭界，自然也就没有了交往的愿望。

这或者就是伊对“海岸家园”唯一不满的地方。她一直希望自己能住在一个有着共同的人文需求的社区中，哪怕经商者，但只要他也崇尚文化。事实上，伊一直感慨于在新一轮的居住布局中，依旧不能实现某种阶层的抑或职业的人以群分。在新的分配原则的背后，是金钱在划分穷人或富人居住的区域，而不是依照精神的品格、文化的修养。于是这里没有巴黎的“左岸”，纽约的SOHO，那些由知识界和艺术界组成的狂飙地带，更不会有“花神”或者“双偶”那样专门为纪德、萨特、毕加索以及伊夫·圣洛朗，以及戈达尔开设的咖啡馆了。

于是住在这海景的房子，伊却有了种荒漠一般的感觉。尽管这里有梦寐以求的大海和沙滩，但，邻居良莠不齐还是让她觉出了些微的不快，甚至孤独。

伊右舍的房子和伊的一般大。房子里住着一位有点落寞的中年女性。这女人深居简出，似乎对窗外的大海毫无兴致。伊从来没看到过女邻居在栈道上散步，她甚至就没有从房后的那扇门走出来过。她总是中规中矩地从正门出入。穿中性色彩的职业装，很暗淡的，却开着一辆红色的保时捷，和她自己形成鲜明的反差。她好像在独立打理着一个自己的公司。她从不和周围的邻居打招呼。她的花园很繁茂也很精致，从春天开始就有鲜花开放。后来知道为她设计花园的，是真正大学毕业的园艺师。然后由当地的农民具体实施，用种庄稼的方式侍弄她的花。

然而萧条。不是因为寒冬。再没有人按时付给花匠工资了。于是花园枯萎，杂草丛生，萧萧落木。那是自然法则，不关乎花匠的工资。就像被

遗弃的荒园。幸好有山石间迎风而立的松林。一片不屈的老绿。落满林间的松果，也慢慢变成苍劲的黝黑。

伊形单影只。在无由的叹息中。黄昏时她裹上蓝色的围巾，走在金黄的沙滩上。她喜欢蓝色。觉得那是黄昏的色彩。她体味着。那萧索。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。都走了。偌大的小区就仿佛只剩下了她一家。她无处可去。只能留在这里。像这样，一个人。满目的凄凉和衰败。伊慨叹，一个家庭王朝的败落竟然连两代人都不用。就这样，一个人的人生。一个人的今世前生。

后来伊偶尔看到花匠，站在女邻居曾经灿烂的花园中。那是小区里最美的花园。前提当然是优厚的酬劳。但花匠说那是因为女主人的品位。她喜欢窗前总有鲜花绽放。她说花如果永远开着，你的生命就不会遗失。但在伊看来，女邻居似乎并不真的懂得欣赏，她的花总是太名贵也太俗艳。现在好了，无论怎样的品位怎样的俗艳，都跟女邻居没关系了。于是花匠也只能是百感交集，站在一天天衰败的荒园中。即或不再能拿到工资，但在最初的日子里，花匠依旧身不由己地前来摆弄。那或者已经是他个人对那些花卉植物的依恋了，毕竟已经人去楼空，那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。这一片无尽的枯枝败叶。这一片萧索的云散风流。

海浪因寒冷而变得浓郁。拍打在礁石上的声音也变得凝重。伊偶尔从厨房的窗子里望出去，竟然会看到礁石上闪烁的点点斑光。伊不知那是海水的冰凌，还是残留在礁石上的盐的结晶。

伊怀念这片大海曾经的澄澈。那时候海的蓝就像是晶莹剔透的宝石。那时的爱情也是碧蓝的，哪怕，碧蓝中遍布着谎言和骗局。然而她却毫无戒备地陷了进去。而女人的错误似乎就是从爱情中开始的。那是伊毕生难

忘的一个美丽的圈套。伊就是不顾一切地陷落了下去。当得知事实的真相，伊仍旧深陷其中，不愿自拔。于是八月初开始的恋情得以绵延到深秋。就是伊身处的这个苍茫的季节。在金色的茅草中，荒原，树下。伊唯一没有做到的，就是委身于他。只是将无限的情感投入了进去。投入进去的那种比委身还要痛苦的折磨。

折磨中被摧毁的是童话一般的爱情。渔夫的老婆怎么会成为海上的女霸王？王子的吻又怎么可能唤醒公主的长眠？人鱼最终会化作泡沫，随风飘散。而莎乐美也只能以割下约翰的头颅，为母亲复仇……

那时候这片海域没有优雅的房舍。但礁石却是一样的，年年月月，还有，夜晚被灯塔带回家的渔船。伊的美丽人生就此开始。从没有后悔过她所经历的种种恋情。或者她搬来这里就是为了那迷蒙的往昔。不，她只是想找回年轻时那片湛蓝的海。